



誠齋集卷第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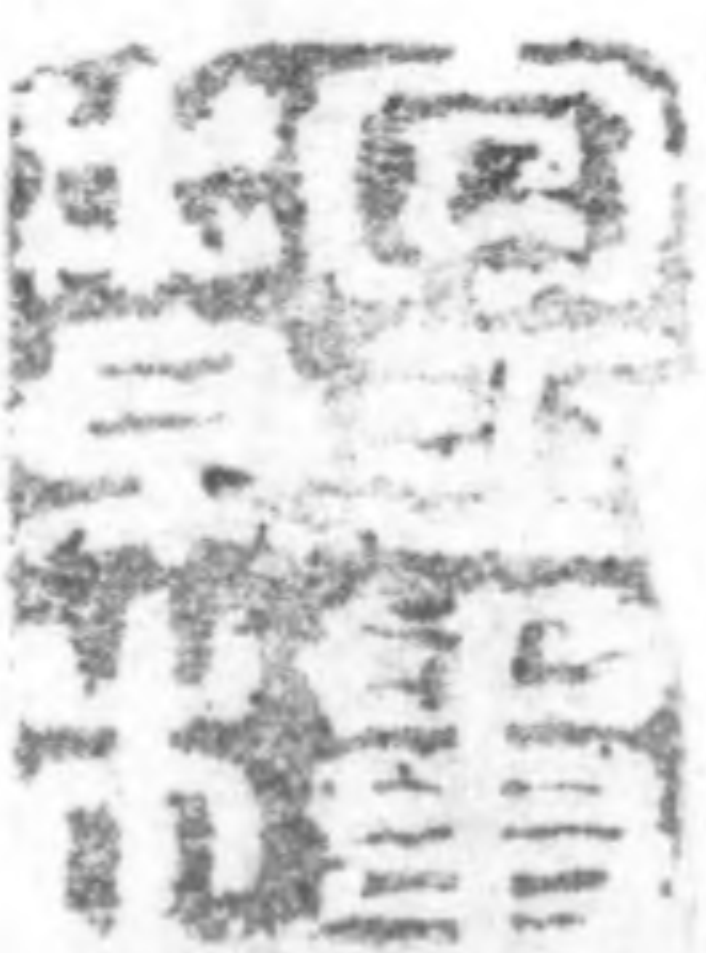
記

龍伯高祠堂記

零陵龍克卿東漢大宗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  
藝以游諸公間侍郎朝公伯明父甚愛之贈之言謂  
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  
克卿乃克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  
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  
克卿之相傳伯高葬于城中而子孫園家焉證諸陶

廬陵楊萬里

廷秀





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語牒亡矣問其以伯高之  
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大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  
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大宗也夫自建武至于今几  
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遽依耶然  
知與不知皆曰矣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  
是其人生深也而文逸之惜也不謂之不幸也哉  
然猶得因伏波之書而聞之也豈无若伯高之僅  
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宝  
事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自以為固蒂  
也未徒陰而向之已然者王承福為之憫然矣而

龍民之居零陵至于配湘流而无窮豈充然之知  
不若龍民欵抑亦繫其人之賢否欵不然權勢  
者必爭而僻遠者不競故難守而易失欵先是  
伯高未有祠德于施于民于礼從祀堯卿既倡  
郡民作堂民爭先為事固有古于昨而今于白  
者矣士君子之所以立己之所自信而使人之  
必信其不难乎哉某年某月日當成予既為之  
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詞曰愚溪之委兮  
蕭水之末流有蕭其山兮道大路之石陬玉立万  
碧光鮮子造時回而修、居者勿蕭于過者式



東京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旋倪俯倭以明祀兮  
謂使君兮惠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子不  
寧唯諸龍苛杯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  
颯然精靈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守兮光風泛  
芙蓉之旂

玉立齋記

零陵法曾听事之前瑜衛不十步有竹林焉美  
秀而茂予舞受之欲不問主人而覩者屢矣輒  
不果惑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斲  
之謂也有良玉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榮

士之得天下就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于  
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独不盡  
識也而其良者独不尽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  
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伐者將至避止堂以出假  
屋以居得之盖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  
唐其姓德明其字曰其之語于是乎尋与前日  
同而疑与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于  
道其季能尔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斯  
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先不及予  
之過独失士也欬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



一齋不暇，方竹頽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无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艷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也。然則其任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霜雪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教之，小利不能不邈，小害不能不逋，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為之愧。

乎德明自有深藏而不市，過朋友有過而折之，退无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覩竹，夜歸，頽謂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覩竹，耶？竹覩人，耶？隆興元年，廬陵楊某記。

延景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楚之估，則楚之羈也。大者宦游之樓舫，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岸有市，烏予躡芒屨，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蓋水自言水之同，川人峽之兩，岍對



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一縱一橫石与舟相  
水相謀舟人目与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  
潭激黝而函幽白而濺上過者如徑灑灑焉峽  
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  
者夷山之溢者廓而地之絕者一碩數百里不  
隔笑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東沿而望則古巴  
丘之邑墟也而覲則土筍之諸峯也沂而碩則  
予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壺若停  
者時若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  
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犹徃來其中也隆興田

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  
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願季作樓于峽水之  
濱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憇者  
樓成乞名于故叅政量公工取鮑明遠凌烟銘  
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予記之而未及  
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  
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  
易得而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  
者不樂會者不與、不奪也故人与山水兩相  
求而不相遭度九規謝太傅李太白輩非一丘



一壑之人耶然独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  
尚寒病而寤寤欲脱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  
廉也彼与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  
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為我  
問焉祖先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  
弟二人長曰雁字彥濟次曰發字舟祥有母老  
矣其家睦祖先云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彥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微仲者翩  
翩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微仲之祖致政公以明

深詣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其  
少第上第垂及光显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  
曰明仲令主哀之宜春簿微仲者朝奉公之犹  
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孝而未有遭作堂叢書  
以教其子四人取之常氏而命之曰一經介吾  
書以乞予言予于是难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  
與乎為子計者不可守不為也世之君子門戶  
失守而後以貲、又失守而後以田、又失守  
而後以書蓋門戶有寒有炎而田与貲有去来  
逐之莫去捐之莫取者書也三失而一不失者



也是故守家者莫固于書然予嘗見好書者以  
謀書矜曰以其相之家藏也又以其書矜曰此  
某從官之藏也予視其識象則果非好書者之  
故物也亦非其相某從官之故物也乃前此某  
相某從官之故物也自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率  
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時也書蓋有可時  
者矣不家于藏而身于藏則几矣今致政公傳  
之朝奉公朝奉公傳之微仲仲子皆能讀  
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仲子皆能讀  
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與乎故老相傳義山禾

水之秀氣嘗出相者三其信然耶是氣也沉而  
不昇黯而不光者几年矣譚氏之居吾聞義山  
在其上禾水在其下嘗能候之彥純蓋因以告  
予也

###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  
競天不仰目指期中興而公孤忠崇崛不少斷  
利疾視屢邪畢力繫排既牢不可動則嘆道行  
則吾止曰道止則吾行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  
作灌隆具至則旁搜民瘼孰為疽根弗弥弗



藉我則滌涂俾罔後灾首得奉新縣三鄉寓  
稅之弊欣然稅上聞其明年將下轉運悉蠲除  
之為三十五萬錢有奇為未若干為帛若干命  
下而公已迂荊州牧矣于是三鄉昔元田而有  
稅者今无其所有昔有鄉而无民者今有其所  
无又明年五月予來令奉新三鄉之民相率作  
堂畫公像于間以致瞻游之敬十一月十日堂  
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果其果三鄉  
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種之言  
德言懷民也于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

守丘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于是民皆不悅予重  
告曰尔不見前古之君乎聞與民之害則勇于  
敵聞除民之害則勇于不敢今公之言朝奏而  
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也上之恩也于  
是民始悅予曰二公之恩也于是民皆天感予  
又重告尔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  
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  
可害也不可害也而現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  
利欵然其人尤矜曰吾知忠于國也且夫國之所  
立其所恃者誰也日夜搖其所恃以忠其主是



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于是民始大悅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

###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定落月滿屋梁也邈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沉澀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相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

月予來為邑于新吳公叔實賓贊洪府相見談相事予老蓋且病矣折要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持酒以盥濯泥之予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渡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起曰吾有竹所子蓋為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揚子事也揚子時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中还第庚



寅十一月四日記

水月亭記

予既宦游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  
內英俊游當世之士非所趨殊曰所志不同者  
行者往、一見即定交既交即久要蓋山何方  
而擷不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韓子所云明白瀟  
粹如吾友劉君彥純者加少始予之少也貧且  
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  
者之多故死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彥  
純、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

非今之所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  
人子吾鄉則艰乎尔求斯人于天下則奚而艰  
也今其然矣乎今其不然矣乎不彥純之為見  
七年矣余適宿南宮同舍郎皆上馬去雁鷺行  
亦散隔窓雨雪落修竹間一風北來凜然有  
声家僮以彥純書來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  
樂覽書危坐独想忽如登斯亭对斯人則又  
欣然而獨笑也當予与彥純共學時每清夜  
讀書倦甚市瓦人迹則相与登亭掬水弄月  
自以為吾二人之樂奪天下之樂何以易此



樂也誰有語之以今昔離索之悲肯信不肯信也今何地无水何名无月而吾二人歎追求昔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抑不知吾二月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樂否也癸巳月日記

###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曾侯取予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張定叟謂予子盍賦之蓋侯志也詩既經侯遂取以命堂且徵予為記初予官于朝以老母丐補外得符臨漳自

龍山登舟：人忽振拖回擢望潮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于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鷓鴣灣歷三口則兩山耦立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巷居止若墻面福阨及亥塞使人悶：又一日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之外有野：之外有峯：之外有山：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倚畫屏南山隔水若未衆宥玉泉若几研而九峯若芝蘭玉樹也于是予之快者復而悶：者去矣予以呼家僮未來假



館于曾侯者暮月嘗從侯散策郡圃初登予  
峯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委蛇東北至  
夫所謂正己堂者築高而趨之痺宇敞而見之  
隘悶：然復如在鸕鷀灣昏口舟中時也侯曰  
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以為  
新堂子豈識之予未應且行且顧奉武不百至  
壞垣所偶跋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  
若未衆省者省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  
集乎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乎

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書其說年月  
日記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又既葬其父主簿于某山作亭于前  
春秋率其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誥其友蕭如  
墳問名于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  
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木滋苗  
亦以苗滋木今則不然木乎貴者不加納苗乎  
貴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富貴  
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



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其丘其水莫之利也于一  
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  
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顛陽之巫曰  
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于尔家  
宜陽之巫曰茲丘賜不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  
得出而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艷諸  
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  
民也惟三六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  
堯舜三代之時有乎尔无有乎尔之二丘堯舜  
三代之時有乎尔无有乎尔其有也將先物而

後丘乎將先物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  
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告身之丘乎臯夔稷  
契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賜墩之丘乎物与  
丘之有无古之事不足校也墓与骨之震動暴  
露今之人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于孝而好  
修自葉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薄今之墓  
乎願以此為記

霽月樓記

余頃官于朝得予叔祖彥通書諉余以名石朱張氏  
之樓且為之記予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



以名之者乃復書彥通訊以斯樓何宜彥通又以書  
云暄涼靡不宜而尤于秋宜風物靡不宜而尤与月  
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与霽宜余乃大書霽月樓  
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觀詩家者流多喜  
談霽月余以為万象皆有新故新先故者月也顧  
曰霽月烏及予為博士于奉當時秋且半吏白余  
當祀壽星余与少卿蜀人黃仲秉齋宿于西湖南  
山之淨慈禪寺是夕雨作松竹与荷葉終夜有聲  
騷々也五鼓夙興登壇將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  
洗殆不數人間有也蓋詩家之談尤信張君克剛

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弟斯樓又勝絕予  
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作此記庶几与  
斯樓有一日雅也

### 宜雪軒記

東江刘元渤語其友周直大曰吾于世味未嘗升  
其堂躋其闕也人馳而我止我所緬人所向也願  
有独所癖者子猷癖于竹灵均癖于蘭和靜癖  
于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壽若嗜土炭木  
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開軒以臨之  
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記



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于南溪之上相與  
道元渤語欲且王元之行樓記之詞名軒以宜  
雪予曰子得之矣万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  
雪者梅与竹与蘭与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而  
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与竹得雪而后  
青蒼者元朋今也相与會處于刘子軒憲之前  
並驅于歲寒風雪之會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掩  
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推之而節愈貞者  
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蓋身幽  
而名曰似鄭子真 鑑中而鍊外似嚴子陵群濟

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  
子士之美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  
子林季而有文嘗荐名礼部年月日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記

石泉寺經藏記

下詠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  
獲殮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  
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  
之必取乃以蓄之多而不厭老而不衰也以故  
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  
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



永新而北者走百里六日我将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修竹在左右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声于予且曰我舊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徑藏于石泉寺以貯之将与季佛者共之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書耳夫道性之而聖声之而書、乎讀聖乎晤則書之為我、為書矣不然度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何与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子、曰我

之輪一周則我之誦一周矣果猶是事者異也无之而言焉者竅也誦不以口而以輪者惰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其為我問之年月日記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種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遙右背碧岑前左紺溪水木幽茂望之蔚然也曰有十八羅漢像蓋拙工為之儀現俗下神氣昏頓類道傷叢祠中捧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岩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



者碩瞻不怡拍重幣聘良工改作之經佑者四  
人淵默者四人約紉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  
塵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挈瓶  
翫<sup>者</sup>炉者其意遠擾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岩  
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几不遠吾聞是十  
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其未見佛也若吾子路  
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尔然則人果可  
以无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操也然為彼而不  
為此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出此乎入庸  
知其不由欵以碎廢動以躬廢物視其貌肖其

季也施之于世則濩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  
无牽超然无麗世味不能誘其中人憂不能寇  
其崖而况車服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  
長吉名惠迪其二弟早世而諸孤不孤者有長  
吉之美字<sup>而</sup>燾之也樂善而喜士里中莫吾長吉  
之似者

悟齋記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  
侍講張公：歸予于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六  
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



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為見、十月雪自  
長沙始也予既羈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  
旧然僵卧南軒之東牕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  
矣既而吳伯承聞予至夜与初魯仲未見詰朝  
侯彥周又与予里之士刘炳先兄弟來見自是人事  
始擾、矣炳先一日約予與彥周過其家予嘉  
炳先兄弟之好學而又雍睦怡、如也索筆為  
記書其楣間曰悟齋炳先求予記之予以行不  
間辭未能也後九年炳先試南宮過廬陵炳先  
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矣又三年友人周

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失一見甚恨  
且促迫悟齋記予得書喜甚問訊長沙故人則  
彥周魯仲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之集惟侍  
講与予与炳先兄弟四人在尔今侍講官八桂  
予居廬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游之存亡離合  
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六年過四十炳先兄  
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之乎炳先名孝祖弟  
繼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今再世云  
淳熙三年月日記



永新縣東郭外石十里曰橫江張司理德堅居  
之近先色喧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以郭萬家刻  
壤為沁寔以芙蓉布磔為迳夾以海棠為亭為  
軒以憇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遊焉德堅若  
不滿意者頌曰是非不佳然人為非天造也乃  
與景明竹杖芒履循海棠徑北行百許步至禾  
江之渚德堅却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蓋江水西  
來溷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為兩中躍出一洲  
如橫綠琴味昂尻庠美竹異樹不執而蔚水流  
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欽服勢若競鶩聲若

相應若將胥命而會于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  
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散之不見膚寸  
義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  
而上山之顛者蓋月已出矣景明賀曰惟江上  
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  
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  
藏也東坡嘗為造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  
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子造亡收逋而貯諸于  
斯乎德堅乃作堂于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  
月日記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執  
且誥予曰宜州太守韓侯壁直諒士也初抵官  
其它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蓋山谷之耿  
宜州崇寧甲申也館于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  
明年卒焉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  
國又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向湫隘屋  
廬坏墮徂不成列拜靡厝躬今侯戾止碩瞻而  
爰出其閭距城不遐得地間肝湖光前陳曠  
野洞開諸峯崛竒駿奢束庭立屋六楹以妥神

君刻木肖像是似是享俯湖為閣于登于臨湖山  
清空雲烟高寒神則降集人士奮豫既成束閣求  
名若記杖既以清風名閣矣子學詩山谷者微  
子莫宜記之予執書嘆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  
州也有旺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守屠某氏  
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亡氏館之又抵之罪館  
于戍樓蓋圍之也卒于所館蓋飢之寒之也先  
生之貶得罪于時宰也亦得罪于太守乎鹿之  
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  
所挾是以披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于太



守也先生得罪于太守則太守不得罪于時宰  
矣豈為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  
榮于當時者几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  
為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  
所謂太守者猶有其焉則君子之于小人患不  
得罪耳得罪奚患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  
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乎韓侯也先生之後侯  
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過侯而煥休之則主賓  
之賢牽聯俱傳也惜也韓侯之後乎先生也然  
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違苟違矣前後奚足

校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  
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閣其傳立決也因書其說  
寄侍講以遺韓公云

興宗院經藏記

安福縣南出為十里者地白烏村有寺巋然者  
興宗院也作于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  
守迎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繫與惠  
崇者又作之殿有延庖福畢葺至今其徒得以  
安、而居繼、而不絕者二什力也什海曙、  
居之曙良于匠得錢無可所用獨用之于其師



之教所宜為者宮廬之款傾佛像之湯滙既直  
既考既被既藻則與其徒蘊賢淮計曰有寺下  
年而無一卷非不來而農不書而士乎蔬其腹  
袖其軀焉而已矣吾徒藉弟今自家自將靡覲  
靡忉其若後之敏惠秀辨求心問性者何于是  
傾索之羸勸里之俠得錢如于蘊賢乃秋竹履  
草風飪露寐走二十里至福唐市經于開元寺  
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為匱者數十百承  
以耦博以崇殿金碧煒燁丹漆可鑑龍光神  
威森然欲動鼓舞眈庶罔不尊禮教所應有

彪列明備璿因文士劉崇芝及吾外弟周世通  
來求予文以紀其成予曰彼于其師之經所謂  
五千四十八卷者匱之矣能如是之于書皆誦  
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于書皆通之否世  
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抑不寧唯是釋能以無  
經為忤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  
釋能傾督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  
貨而殉色釋能市勤千里求而經固不如士之  
重趼以附矣奔命以死推予無以詰因併書六  
語蓋殿成于淳熙戊戌之冬輪藏成于己亥之



春背出于璿力出于賢與淮云淳熙己亥十月  
三日記

爰教堂記

富川鄒虞卿豐其室而歎其心曷歎其心也欲  
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蓋亦以競爽其子長  
如嘉禾焉既條既葉蔚如其茂也其幼如釋苗  
焉既露既雨韡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叢書于  
間歲聘良師以淑其子問名于良齋先生謝昌  
國昌國命以爰教虞卿又介予弟延微謂予文  
以記其堂以範其子則論之曰有子而教之非

爰之矣抑今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者也學云  
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今之教子而舍已  
仕云仕云者稀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  
卿仕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  
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卿仕其位者問其位則  
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楮有璜  
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燁夫果俟于外乎哉  
今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泚其躬納其躬于聖賢  
君子之域而出其躬于公卿大夫之塗其為虞  
卿光者犹在也納其躬于公卿大夫之塗而出



其躬于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充乎否也然則為二  
三子者學云學云乎尔仕云仕云也欤哉虞鄉  
名時舉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克堯大皇天壽于萬有開七秩是  
將成義黃登堯似天齊日昇復無極自商三  
宗用之武而下藐乎无以頌為也聖天子穆然  
謂茲威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閑休赫厥誕章  
奉觴介壽峻極鳴號對越夫紫昭天同符親  
老流肥厥慶溥將有截以章表不墮之

孝臣享有母山氏厥齡若干金曰應書論封如  
章紫誥寫迺王軸山輝華鎮揄狄命祗斯豈邑  
里趨謠未賀塞門于是宣溪之人始知王氏有  
子矣享臣乃作新堂以侈君賜以怡親顏以詔  
孫子取絲綸之辭榜以慶衍既落成屬記之  
竊唯字安遠主簿李安之仲子也未更事而孤  
其母夫人著簪葛制雪鬢冰斂夙宵連如憂子  
無立字念及所付感母已憂我將何脩以憚母  
懷則致身書林菑畝典墳膳服禮言將擷其材  
不寧其葩淑其心不寧其喙凡當世鉅人長德



是惟不聞世軫千里師之茹之居无几何厥聞  
播敷談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用光厥親是不  
持書因無用勸則攤張厥初刻石堂上淳熙七  
年正月日記

韶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與產古不多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  
一出而曲江名天下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  
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蓋自唐以德于  
子今五百有餘歲粵產二人而止耳則亦希矣  
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文何富也世謂

以文取人抑末也而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  
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  
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英誅安祿山  
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  
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數慶曆之隆豈適然  
哉雖然文故相磨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  
襄公憾吾獨非然聖賢君子之于斯世碩道之  
行与否尔相與否奚顧我兩公者道行則宋隆  
道不行則唐數然則兩公之于斯世孰遇孰不  
遇乎後之有為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之遇



不遇之說訊諸耒度諸耒必有超然寤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在職數日謂兩公廟祀而不于庠序非所以風厲學者也謁于太守徐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予記之則招諸生而捨之曰三三子廬于斯饗于斯業于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磕跋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旦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三三子蓋思之清熙八

年九月九日記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衰室廬之夥名教之藉粟示萌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界其人亦不敢自界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大阮其不輕而重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大夫碩曰毋為吉水也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將吉水或其心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彼欣然曰上至于吾夫子亦屑于為邑不足行道



於何行道則勤已以秩民癯已以腴民朝之食  
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爰簡書緩垂令屬年不  
登惻怛勸分大家悅隨若已之飢細民如婦忘  
歲之儉邑之地庠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  
魚辛丑五月雨下如問晝夜無止某人顰以默禱  
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詞如陳果卿  
者如徐徽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  
既期年政洽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  
堂曰五柳易之四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其  
請記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若之計其不在乎

古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  
也徒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  
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手彼無以善乎此年  
月日某記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  
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甚左老子  
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圯予里  
之士陳懋簡撤而新之其經為尺六十緯稱之  
為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為大書六字以



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介公以請謁焉公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于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為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讐乎直言忠節舉明主于五三以丕受容悅之俗至于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不知夫作而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至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人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

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人而不然者眾不然者寡未害其為齊也後此千百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于然者眾而不然者寡則可也而先生可以無憂夫抵賢人君子後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過者也先生其道行于時其學行于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退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于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俵后之人也



若先生者天下后世之師也豈寧惟廬陵之  
鄉先生也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今  
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  
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  
其有所廢舉也或者有為之也自眉山之蘇  
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無在者而  
陳生懋簡奮然作斯堂而尸祝也其誰為也  
生而有為其不以此而易彼乎

誠齋集卷第七十二

誠齋集卷第七十三

廬陵楊萬里

廷秀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  
屬曰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  
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  
碩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捐益至今日都  
承旨檢詳各一員編脩二員蓋六十年矣而  
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



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与宰屬異劇与暇也暇者無事乎尔者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事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事其事矣樞屬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徒不並其為長貳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道下之禪也下無以禪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蚩鼃以士師諫工与士師非諫職也然事

君之誼有非哉者乎無也而樞屬碩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禪其上足矣至于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十有五日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曾言伏奉



高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叔制書其一  
條曰有孝<sup>行</sup>節義著鄉閭者會長吏以聞當  
旌錄今安福縣以狀曰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  
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  
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  
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茶立父病既死承弼  
籲天霄絕願以身代父歟然而蘇又三十年乃  
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sup>續策</sup>直第太常奉不自給  
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永弼既為叔  
父直圭後承弼復分以已田承弼受業于零都

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劉  
穀死官下卧在地承弼為棺斂丞尤窮空至鬻  
幼女承弼聞之即庾其直鞠于家及嫁後已女  
先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丞弼亦  
任之嘗屬年飢道鍾相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勸  
公分實難請從我<sup>始</sup>率子弟倒廩振之不受一錢  
富者子于是翕然化之先復過糴活者萬數承  
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  
學戶外履滿懷才雋士小大有就承弼為<sup>三</sup>不  
古作者風直宝文閣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擊



詩文詣之佐遣騁招之則去邑遽矣佐太息曰  
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却第一人宜  
教即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教人于轉運判官  
劉燁以承弼為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于禮部  
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味  
死以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維權侍郎臣燾  
自外郎臣端言利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  
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  
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于所居之  
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高有十二尺飾以丹

堊瓦以嘉水云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掾官寺之睢子之椒負東迤南有亭  
而小若黜若與若蒼若哲若翼若擊若味斯章  
若核服魏弁之旋飭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  
莘老詩之江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杆戒仲  
刻之趙君亮夫懋德昔亭之記作而新之圖與  
書未徵予記之當公伏閣以死爭天下大事雷  
霆萬鈞不粟不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幾  
也則為獄椽時抱爰書紙二千石其小大難易



何如或士之言曰我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過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听何然則公之所易士之所難而况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傍不敢仰視公正一馬又鬻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之策也懋德乃能抑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之心豈矣抑嘗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親能不為當時之太守盛怒公者否亭之

作者否指益云乎或

通州重脩記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厦屋雨風雲穿束桶最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二所取訾忽悟曰四隣來脩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馳之于橫舍其可乃斷乃度乃陶乃劉乃堅乃艘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戶有檻有雜有唐于是舍來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口誦弦鐸如有茁斯言在野斯塾旁昭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聞



懌公移言于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白為我謝  
通以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  
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齊家而  
出至于平天下自修身而入至于格物出者止  
于三而入者極于五內外之詳略何如哉今有  
璞玉于此弗琢焉雕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  
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雕矣而脉理之不端  
瑕類之不莹則玉人者力倍而率無就故修身  
在正心理端矣類莹矣良工視之曰嘻礪也則  
裸肖而裏不核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礪

也而主人情焉莫之識則亦毀于埴或指請溝  
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  
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  
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  
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  
天生蒸民之則者非欵寃而至之是謂知格學  
者若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于賢自賢而拔  
乎聖潛乎天下國家夫獨待于外乎哉士之報  
公不在此其將焉在



其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  
之學于文之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津會  
沒齒竟未免就齋居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  
惟先志大懼霄隊以貽前人修懸鵠梓如銖積  
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  
成以假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于九京矣某得  
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懵學先奉直令  
求師于安福拜清繩先生劉公為師而廬溪王  
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  
每出而問業于清繩入而聽訟于浩齋一日問

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  
驚喜頓足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  
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寒落殆盡道不加脩德  
不加進不但四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  
者猶以粗有聞于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  
齋先生于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  
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居乃尔隘耶曰此  
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  
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  
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建直字諤



鄉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  
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己酉閏月一  
日記

高安縣學記

筠之自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于州學  
之西廡一小齋房號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環作  
而新之經始于昔歲七月八日落成于今年三  
月既望爰揭扁牒學子咸集且樂且誦且有難  
于列者曰陰恭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廡給  
尚婁予解之曰二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

塗之陋不陋于顏回之巷茲宇之庳不庳于原  
憲之室茲廡之婁不婁于陳蔡之厄彼聖賢者  
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九軌廓以十區輝以萬  
鍾于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  
卷之書于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  
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  
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泝諸  
身亨則淑諸世于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  
微學舍不可也學賊吳從周崔本仁孫大訥  
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



楊某記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予曰<sup>異</sup>里中<sup>異</sup>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樹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徒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之但云山頂有垓相傳麻姑于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乎否也未可知

也<sup>異</sup>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輿孤往至宮之西財教武間見松竹蘿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裡逢合邗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下後一年郡事畢葺蓋者飭廢者舉後一年乃詠其地芟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雷乃閣其



上月靡風攪縹緲飛動若出天半仍斲大木乃架  
乃檣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物道士李竹窟  
鄧本度相與戮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  
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大  
守之大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  
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飭厨  
傳不事要結而獨于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  
年最少出拜同年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  
離之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  
孤懷勝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

位下而人彌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  
熙初元九月日記

柳州仙居轉船倉記

嶺隩惟柳厥土沙礫厥田澆瘠厥氓婁留氣厲  
濁蒸早暎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餽印哺於衛  
莖之靡羸蓋其川沅自衡而止厥水益淺厥瀨  
益險厥王益蠹厥龍六之沿若激矢沂若躡  
蹬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圍膠  
而不前州家于焉廩于茲岸徒旅請粟自此  
郭復道山蹊磬确齧足棘茨畱行泥呻擔喘過



信乃遠人勸費信璦踰于磧佑踰于糴猗欵今  
侯都公曹公至無几何旁詠傳如郭外十里亭  
曰仙居類江之糜一葦可抗乃諭州隸我來自  
東書笈以囊不貸不庸吾以私人挈携以從官  
儼之布封識如故盍以名匠三十維牒維庾七  
楹乃廡其前受未乃粟乃墉其環爰安斯屋隸  
奉周旋于陸于川李州是經委夏斯成固腹于  
官固痛于氓師飲且逸歌舞侯德柳山之石乃  
礪乃刻尚俾耒耜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  
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

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宇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  
何時屬役于淳熙丁未之冬儻功于己酉之秋  
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于君南隱承  
奉即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  
過者病之茲後之興也是歲江西大侵既菜其  
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沈以聞詔行振貸公奉  
詔錯事下二尺木書諭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  
之士志手毗而肯力于公者董之于是臨江軍



新喻縣之士民合詞以告于縣尹曰丁君上可於  
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于  
韋平使者曰飢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  
以調官有不調之調則眩受不惠之惠謂宜如  
范文正公與後于飢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  
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  
諾于是僦眩為工造舟為梁遐道奔輳運木挽  
玉日予其人剡剡舳舻二十有奇于鉞之右載  
維載堤橋成沂而望者若鳧鷖之泛清波而將  
翔也履而過者若鳥鵲之梁入漢而不沒也于

是眩之楞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濬者  
視淵為陵視冰為炭視驚濤為坦途其人錄其  
役謁予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人見冬涉者其  
心惻見春涉其顛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  
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  
焉或牽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  
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位焉而莫之  
牽李君庸丁君謝君位焉而莫  
之辭丁君謝君庸飢眩位焉而莫之  
惟飢眩利而舟子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



旺始大利然邦旺之利今之難乎抑久之難乎  
天而不久邦旺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  
可知也後之人尚無忽紹熙初元十月二十九  
日記

直州重建仕觀亭記

儀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此  
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名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  
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若偃月  
岡阜靡迤二十餘里乃迎夫江之怒濤而東送  
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蓋陳平時西京故道也

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師臨  
江久不敢渡遂築宮于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  
之嫩居高視下江淮表裡皆在目中自城中以  
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  
如仰中天之臺縹緲于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  
望江南之群山如蒼青綠身競奔爭馳而不可  
擊也如安期羨門御風真氣隔水相招而不得  
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迨暇則徘徊其上為  
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索虜再  
葺至紹興辛巳又火于索虜而簾雲棟剪為



荒烟草野垂三十年惟人過者罔不慨嘆今  
太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良齋先生謝  
公過運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巋然  
獨存乃誅草茅乃屬工徒為存屋三楹為垣  
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  
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摩不  
及陋無費于官無屬于民又種萬松以繚其  
西北又植桃李梅杏楊柳于本以物其南谷儂  
真之民士登而樂之相與謁予記之且曰吾侯  
秩滿將歸

天朝留之不可非使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于  
待府庾繕壘訓兵戍虞場疆夙夜畢以力整以  
暇江海盜飲悉縛至麾下姦慝跽息不敢竊發  
年穀荐登倍蓰它竟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耄  
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  
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繫揖槐戈之  
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  
書惠我淮土以詔予無止余日諾於紹興二年  
四月六日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相其多士為江  
右甲朝廷視邦選使其重視姑蘇雪川諸君云  
紹興元年春

皇咨手相廬陵調守孰可于是蒲陽方侯松卿  
以侍從之臣荐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  
月教條既給歲事既登士民既享迨暇因與賓  
贊商略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  
記焉非闕欵指布三十萬名匠視成官無所預  
誅第于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踰月  
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贊之曰甚善

名堂雖欲易烏得而易乎是旁搜先生之遺墨  
伐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  
其姓者葺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  
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去思移書于某曰子  
非先生之鄉乎于先生獨無情乎記斯堂子獨  
得辭其責哉以書賀侯曰六一堂者昔在穎  
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穎之華屋  
今為荒烟野草在廬陵之荒烟野草今為物  
之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大  
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當時



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然則鄉里  
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  
者可必者也然問六一之堂其在永豐乎曰  
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  
者鄉里及薄而後世及短與人又不可必也  
先生之沒距今百有餘歲矣堂之在穎者  
化為荒烟野草矣而斯堂自穎而歸廬陵  
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  
今侯斯堂其能歸乎然則天也亦人也既  
為侯婿又以為先生婿紹熙二年五月二十

六日具位楊某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

長孺 編定  
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

廬陵楊萬里

廷秀

記

建康府新建首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孫宋武文之遺  
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  
其士清以邁有鍾山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  
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  
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厚以隘首可  
謂稱矧是澤官古以擇士而公卿大夫是之自



出而為屋才百其楹歲他月階至者千人項背  
駢繁至締葭為廬架以蒼筤風雨驟至偃伏數  
莖<sup>全</sup>癸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  
除煥章閣學士實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百為  
幼躬疾懷于感于夜仁聲義實允洽眩廢文令  
武競兵戎載肅靡故不葺靡敢不阜字于九郡  
水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千人充庭  
果以為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拔  
級夷棟折攘傾廩、將壓碩謂治中廖君曰斯  
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湫隘否不簡陋否其宜

稱否乃徹厥舊乃塗斯新意匠斯斷畫堵是度  
棟宗崇、柱角奕、率眠日貫益四之一考官  
有舍揖是有堂爰廊西撫爰拱二掖可案可几  
可研可席堂之北墀中間以南前後 仅墻內  
外有閉自間之表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  
自左次右局不敵不併會為閑啓閉維時職  
誰何者于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  
徂 自庭徂門自門徂齋皆麗其地士之集者  
霽則不埃霖則不淖經始于是歲十一月八  
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落之公屬予記其役



予諭于諸生曰公之于諸君不薄矣今茲歲當  
大比諸君未試于斯盍亦斟長江以初泝於三  
山以為觝以馮會中王謝康濟之長策以答鍾  
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諫毋諛毋撫以毋負余  
公延佇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其位廬陵  
楊某記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  
念平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  
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艘永新惟石

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釘  
甃為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  
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給予笑曰予敢給人耶  
自給耳才臣曰有石而先泉非缺與予偶思去  
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埋耶命浚焉泉  
冽以猛因樓筒引之又于假山之前十步之間  
甃一小方池深<sup>尺</sup>盡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  
以美藻雜以藻荇每疏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  
山之趾仰而出于石罅閉而激之則為幾泉負  
珠躍土飛空而上若曰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開



而達之則為流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噓若然後滄然而上決也而流也而入于地其流在之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求予因生致小魚莫遊而喜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毋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余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于荷盤荷帶之下去則顯其後漸與人習圍、洋、若與人為翫既而復隱若耻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也之每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之不可為后世乃有法可艾也予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艾可艾予亦可不艾也一艾而書之明重重午玉隆病叟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趺觸熱走百有二十里訪予于南溪之上蹠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槎江朱生知微得全者嘗于先人乎從學湛與之同研席繡書策于今二十年不怠矣德全之為



人湛能言之寅旦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悅口咏仁義之洪闡而不知江海之沃日獵道德之具囿而不知雲夢之獲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言乃取以名其堂致介湛乞先生一言以記之上何謂而不涉下何濬而不贖願約以為後學惠不寧唯朱生之福仰湛也實與彼烏昭々之不揭昏々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事于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至誠不至

乎天自八聖而賢其界也有器其承也有系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豈難吾不知所以告八聖而賢亦不知所以告誠齋野客記

###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送予于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曰已吁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啟予入坐省堦有頃信臣攬衣粹而出是時風雨昏々



渾淖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遺恨鄉也山  
月寧不遠吾十里見我于圖畫之中今也尺有  
咫乃隔我于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母恨則前  
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步穿  
巘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峻者山月也予且喜  
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  
謂雲端臺者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  
崛起塔蓋層出者曰此是已而小霽欣然登焉  
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闌闈數十萬家如在井底

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  
其石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  
者拜相山也其下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  
周覽未既驚風歛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倒  
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  
亟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宜恨今夕無  
月誠齋野客記

李氏重脩遺經圖記

遺經閣者渾之瀏陽李氏度書之地也重脩者  
李君之傳也閣之趾故在縣之北之傳所居之



西偏成于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知致仕君彥從  
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彥以名之後為文  
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既扁之以三  
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教十人賦詩以  
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  
一終再厄鬱攸致政君嘆曰災之攸與不以其  
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日迨暇携賓親君子孫  
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其地于太湖山之  
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笑而父祖相繼以逝子  
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齋志未據則又

喟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為人子為人孫矣則  
惡衣絕甘圭積黍累匪閣弗思匪閣弗咨匪閣  
弗為紹熙癸丑始克落之歎北正方厥廬高涼  
自地視閣端在半天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  
三峰吾山相臺排霄爭高靡肩並馳後先低昂  
互為崛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  
漆書萬卷是伊是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書皆  
命代無價乎作也新記微江西誠齋楊先生莫  
可于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子福叩儀以  
謁于予，謂儼曰為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



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粟帛玉金固不禁也世  
之遺子不以是遺而奚遺今君季致正父子之  
遺尔子孫不子其貨子其書不既左且異乎雖  
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乎此不有以異乎  
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賀李氏子孫之  
遭也不寧惟

李氏子孫之遭也亦謂

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遭也不寧惟致政君父子  
之遭也亦謂我賀茲閣之遭也致政君名作又

淳熙甲辰遇

東朝慶壽恩授迪功郎致其仕德廣名曰南之

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孝行有稱于州里云 紹熙  
甲寅閏月五日記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庵據胡  
床小睡思昏也某尹李公垂簿公趙昌父傳  
呼而采予攝衣躡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  
欲登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往是時春  
欲半憑欄遂目一望无际綠楊拂水桃李夾岸  
澄江漫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年時狀見山  
谷登臨之時晚晴落水之景其可絕過之而公



程駿奔不得久而忽留而絕命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予宦江東予之倩安和介以書為言西昌佳士陳誠之所居距快閣不遠而距澄江又加不遠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闔閭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有楹誠之者曰盍棲其上既清干城呼酒有二三詩友落之開窗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凄神寒骨便覺其闕珠宮去人不遠門楹山谷語扁曰遠明願先生記其說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于居誠之挈小舟二百里冒春雨訪予于南溪之上投贈予四六

五七皆清峻返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閣三恙乎誠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榮白鷗老矣因聽而請曰先生于恂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嘻吾為子懼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爭墅公去我來應屬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爭埭割我鍾山一半青之詩是也今茲以子樓偏快閣飛城虎牢之策乎山谷犹有鬼神嘻爭端自此始矣誠齋老人記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



四百餘人合詞請于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  
百年于茲矣十餘年病之中又滋病也蓋自唐  
宋五代以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  
租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于朝請官鬻之而  
更為稅晦于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  
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  
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臧孫來長吾邑未  
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  
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  
矣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

也地鄉趙公彥逾丘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  
之請不壅于聞乃紹熙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  
制執事其悉蠲之命下日百里之民如痿起行  
惟聲不同升聞于天願先生詩書以詔罔極以  
毋忘諸公之美以永懷  
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  
日記

鄒州希濂堂記

余謝病免歸僵卧空山与世不相聞二十三年  
矣故人鄒陽史君潘侯壽獨不戕數遺千里遺



騎蹟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旧治也治  
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差并壁記不  
書爰諏故老皆死在者燾欲求其季道愛人  
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與嗣誦其  
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于吾心乃即治之  
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為堂命曰希濂聽訟  
于斯讀書于斯退食游息于斯晦庵先生聞  
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  
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  
政漫漶以干譽者也子于此當深發矣因為

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  
公疇能發之微晦庵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  
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譎似密  
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  
其精矣微抑使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至希天  
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濂希其四也蓋克其四  
以上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  
乎哉余聞侯之為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  
而民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二聞矣蓋  
其治源流有自云



譚氏學林堂記

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郡博士始策上等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孝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負選試大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業書于間絕甘尸葷而以詩禮為膏梁指綺抵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為笙鏞問堂名于良齋先生謝公曰大書學林以扁為楣又問學林之說于予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豫擷之以論學者也予嘗觀于高山深林乎堯

乎其陟而弥峻也蔚乎其眺而彌廣也窈乎其順而彌遠也予也入焉將奚乎根抵乎榮華乎曰根抵也余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遠也又有甚于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于義理入自聖矣此根抵之林也由于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抵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塗悠趨名爵者其捷予能不誘于腴不厭于淡不勤于捷不墮于悠則假



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与淡入于口悠与捷  
戰于心吾惧榮華之勝而根抵之負也二語之誅  
而又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偏也向聖賢  
而偏名爵苟不至其向必至乎尔也向名爵而偏  
聖賢雖不止其向亦必至乎否也予將欲入其林  
願聞其向知言字養正

友善齋記

大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于文工於  
詩其為人矣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于友人  
張功父坐門未知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

講詩文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  
怪而問之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杞菊賦語也  
子也方与四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于矣科之  
中于寒綠奚取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  
堯臣之所以深取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為賦之  
予既謝病退休于居息念平生若許子紛然  
与百工交易者自此遠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  
千里遺予書以道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  
野人无以供人之求以道亦豈有求乎予乃其  
書詞乃曰堯臣嘗愛孟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



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堯臣有一齋房名曰友  
善願先生記其說以迪其衷以就其學予曰善  
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犹二之也盖有有其善者  
有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  
其善者子之所謂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  
善者善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隣有千金之  
璧我將假而觀之其得觀与否未可必也可必  
也璧犹彼之璧也而况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

璧為子之璧則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  
之亦可也是則友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  
于子者也

###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 隆慈備福皇太后圣壽八十乃春王  
三月 皇帝鳴和鸞備法駕冒輿風與星陳天  
行朝于慈福宮奉觴上千万歲壽是日 壽皇  
拜前 皇帝拜後 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  
宮驩浹怡愉如也綉禮告竣慈願有喜皇  
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祐也王母受慈介



福施邦家予一人敢專嚮之其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于是太學生自吉州泰和舉進士臣胡箋父臣諮封迪功郎致仕母歐陽氏孺人替書寵嘉命服曜邑里交賀族親相豔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君賜蓋取諸替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王季避地實來其別有三若資政殿士忠簡公是為值夏胡其伯祖也若諱衍策慶曆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者是謂大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謂黃漕之胡其祖季

也伏而未審治而未昭其昭其審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矣稱嗜羨若渴而箋也允迪其敦用勵其業將以樹其家而光其宗与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于上庠而屢書于月成

馬繫

皇上錫類之恩配于丕天曷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親者以忠于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師之則是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則凡矣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記



誠齋集卷第七十四

誠齋集卷第七十五

廬陵楊萬里

廷秀

記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先它嗜好碩獨以為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与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授以經季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迪以善大不可一日掃溉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剛其何為則手



種雙桂于其地二子相頌喏曰昔晉人自喻以  
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作霜中  
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良齋先生謝公聞而  
嘉之為記其事且奉王氏種槐之意以攤張其  
說以假歐陽氏光以策礪二子考德進業以呈  
揚乃父巨卿燾後遺趾之遠謀予得良齋之文  
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卿之積  
善二子之繼善良齋之樂善一記而具五美成  
務兄弟欽然相賀曰右編一堂未名今扁以五  
美具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來請曰成務與弟

成文蒙被先人彞訓夙夜繫遺墮是惧先生不  
以兄弟為不可教以五美先人不尚有知也  
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願更乞一  
言以終其惠予荅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  
子產復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  
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  
能尊仲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  
之惠歐陽氏不既大矣乎聞一五聞三五聞三  
五得一五成務字元先成文字昭先元先嘗以  
文字與計階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



皆進而未正者也

郟州重脩復舊學記

庠于黨序于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郟諸侯國也醫學獨无屢曆間天子有詔乃造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完不諱誕真囂湫獄左庠右用迂于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燕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余年興坏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反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旧也礧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

成之殿御書之閣講習之堂或造或因整門直庠從祀之廡隸業之齋庖湏垣墉皆一新之于是尽復濂溪之旧自今黃侯沃始也徑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与治中陳君岐郡博士留君棋率諸生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去書來請記其後万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宮以還濂溪先生之旧將正于復其家以還其所還之旧地乎將不止于斯而已也如其止于復其宇迂其地而已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其止于斯而已也其為



万里捨印之孝者曰盍以其所以迁于善以  
其所以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  
復母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  
流之不禁無次

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於晉君章以文鳴降及  
五季則有江東公今庐陵之羅其後也出凝婦  
門北東四十里而近為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  
泓澄演迤之季蘄刻卓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  
族遂鼎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遙為印岡之  
羅自鄉先生天文以詩一經為三舍八邑之師  
其子若孫若曾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七人  
其荐于鄉者何數至今遂為士鄉家豈有人誦  
弦也西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為東西塘之羅



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闢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長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書扁以万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猷夫幼失所怙每月之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晷宵膏忘寢廢食記覽簡策日誦萬言追琢詞章月克千毫以書來請曰宗孔刻意願學而未得所以李敢問聖涯奚而可航聖門奚而可階予復之曰服餐仁義蓄奮經訓學也誦教訓故摘艷文詞亦李也薄陋藏修游談空虛亦學也擇于斯三者存楙之

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為教其然豈其然乎譬之曰焉水旱教也勤惰教乎當武岡公天文先生之未作完唐之羅猶印岡之羅 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於東西塘之羅夫豈教乎哉夫豈不以人乎或使敬夫而為印岡完塘之羅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 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楙焉後出益可畏晚發俞可仰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文叔姪皆親也予以隨牒俸序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醉經曰遠俗曰默曰



南曰北云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詞移書于予曰豫章學宮景祐肇造治平迂焉火于建炎而復于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于是兵荒之叢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季然莖七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之歲增年培於是而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入直之庠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肯歲在乙丑侍郎李公乃新殿宇歲在庚

子侍郎張公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圯講堂最久則最先圯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為也齋房久則又圯新斯齋者樞密黃公之為也殿宇久則又圯重門久則又圯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為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碩瞻踞蹠睹則見殿宇將壓兩序僂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于是唱曰曾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延賓之隘巷乎于是市地斥壩石匠爲之殿宇腐矣乃撤乃新櫺星褊矣乃拓乃擴戟門隘陋



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凡其出入廣厥一序增  
之四楹端委度在犧象度右費不于官于學之  
庾工不于吐于市之庸執朴不于吏于季之戚  
厥市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  
有奇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  
七萬三千有奇者厥瓠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  
落之以今歲之莫春高明燕壇美與孔碩可百  
年不窳不啻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余  
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  
二三抑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

櫺星若至闕里趾于戟門若覲孔門墻瞻彼睟  
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  
若此其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蓋退而  
日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克者家蹈而國達  
者孝與忠與仁與義與得之心矣克于其身者反  
否焉而謂得于心也可乎不可也克之身矣蹈于  
家而達于國者反戾焉而謂克于身也可乎不  
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自于  
公不然公何負于二三子公名戡字定夫蒲陽  
忠惠家也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



鳥

喚春園記

新喻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鄉曰臨川其山深秀其水紺潔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峯孤聳如有人投筆于太空至天半翔舞翻倒而下至地躍而起卓尔而立其附豐而安其穎銳而端又如有入卧地仰空醉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之人名之曰卓筆峰云士之居于臨川者皆爭此峰而面之面之者衆而莫有正焉者面之而正焉者惟人士周仲祥之居焉然餘皆不

然不然者皆仲祥之為嫉也仲祥不惧又加貪焉又築一山園于居之旁其求多于此峯未已也一日介吾亡友之子刘庭杞繪盃其所居與園與此峯以來求予名其園且記之予歷指以問曰彼園之山椒有亭翩然其上如張蓋風中勢欲飛去有掣而止之者何曰此靜庵也彼山之趾有大屋碧瓦朱甍風屏月櫺閣其上而齋其下奈子往來操琴枕書口吻鳴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以進修之齋左以醉隱之軒而別以繡紵之閣也彼園之植高者雲倚卑者地覆



織者葺如茂者幄如丹者素者黃者碧者畦者  
泚者又紛然如時女之出閨閣酣暎日而拾瑤  
草者何曰水者蒲蓮陸者卉木也予歎曰又多  
乎哉仲祥掇此于怀袖多矣而園亭卉木之幽  
茂盛麗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室  
鈕乎予恐造物者亦將仲祥之為嫉也之者  
不惟寧臨川之士而已園之景名其一遺其  
百則兼總而名之曰喚春蓋取之劉夢得之  
聯句云仲祥名瑀喜教子好賓客良齋先生謝  
公為記其堂亟稱其美其一子某未冠以秀警

誦書如流倒峽下筆翩、有可愛者其筆峰秀氣  
鍾美于是乎韓宣子曰周禮尽在魯矣慶元二  
年十月五日記

委懷堂記

宣溪王介甫淳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  
北与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蓋  
其家自察判公嘗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  
方卷无日不討子若孫立于庭而訓之于家、  
之不易樹身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轉之我有  
師友汝其範之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



有文而劬于孝必曰宣溪之王如介甫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有文而劬于孝者耶使予不敬之不爱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它日遺予書曰維藩于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也然去之至于欣也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于淵明之口者也教以名其肄業之堂願徼福于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為扁未暇記也今日皮仲文歸自宣溪首噫而

請曰价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為作之否予笑曰東坡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後還予逋价卿之債今十年矣其可不作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人徒手復命乎哉

### 趙氏三桂堂記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于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于秀孝文儻之圃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往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乎試冠延乎和頌獻登武仁宗皇帝是以有務李秀出之詔宗李



方新經術首選 英宗皇帝是以有文義異等之  
擢李洞詩禮傳釋孝經 神宗皇帝是以突厥微  
言之儗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子正議公  
感父之訓念祖之業耕獵種績溢為偉辭儒先  
推表厥聞允焯遂中紹興戊午之科 正議公又  
傳南陽之業以訓其子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  
易為文臣汝今未官可不吾續徽州于是錯斫  
覃思繼我先烈遂中興紹戊辰之科徽州公又  
正議之業以訓其子 亮夫亮夫以訓其時侃  
時俊二子皆以文詞荐名而時侃遂中慶元丙

辰之科是歲六月時俊來為吉州戶曹掾携徽  
州公書遺予曰彥恂愚不肖不能大先公之門  
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授受不敢汗菜嘗勵  
諸孫曰汝黨世科當為設作三桂之堂今不踐  
言用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者蓋為我記其  
說用先前人子独能辭予報之曰自晉人以桂  
林一枝自况相傳至唐乃以策第禮闈謂之擢  
猷于杜氏之詩今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  
之盛事矣哉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  
之書且一卷之書未易之也碩所用何如耳收



科發身一卷之書也惟忠惟孝以維城王室盤  
永固祚俾 宋萬嗣復无極則君家子孫久大  
閱遠亦与 宋國極亦一卷之書也碩所用何  
如耳惠國諒其南陽諱公正諫公諱公稱字昱  
正諫公累治劇郡紹興間平治天下晚守京口  
独當辛巳虜寇之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沒至今  
屈之云

贛縣李記

贛果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李則未聞也後  
廟亦廢其地入祥符宮皇祐二年果宰王君希

即旧址作新廟即廟廡為李舍至紹興庚午火  
于叛卒後六年予為州戶掾武夷陳君萬元器  
為宰所江黃文昌世永為主簿一日二君約予  
登覽果季之北則楸棘生之瓦礫翳焉二君慨  
然欲復之未能也後四十二年黃君之弟文嵩  
來為宰其治明而寬惠而能繼暮年民馴其教  
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終乃斥其贏為錢百  
萬攝宁黃侯渙復佐以 十萬中峙大成之殿  
繚以七十餘區之房講席有堂入直有序肄業  
有齋東西庖福有所肇脩胡篋繪事百尔文



物彪列一新釋菜之容現者起敬弦誦之聲聞者勸孝屬役于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成于仲秋黃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不幸<sup>天下</sup>也予之畏友也然是季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今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乎顛之為邦其山聳而屬其水湍以清聳而屬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放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

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于羨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于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揚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為淵章貢為山曰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願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又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異時有磊落光显于朝以名羨聞天下者



其必賴之士也夫其六子之教也夫予老矣其獨  
可得而見也夫

廣漢李氏義聚堂記

予自少從子嚴先生父子問孝則聞先生同郡有  
君子為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為空  
言葉文不為義刻譬如農夫耕以忠者而種以仁  
義視君以親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以莅  
不莅而異其惻君實恥之予私竊起教焉後班于  
朝見蜀之吳大夫士益中問以所聞則又益詳咸  
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報聞而歸可以

已矣君則喟曰苟可以報國吾何愛焉紹興丙辰  
之旱傾家以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  
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  
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  
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  
吾自為善耳吾何憊焉如是者三十余年矣五年  
則又旱又行之如初蓋賑之槁而舖瘠而腴瑾而  
蘇者至是枚數其人至二百七万一千三百有奇  
斛計其粟至一万四百六十有奇于是里之甯且  
怨且譁相與謳曰我有耆老李君粥之我有振鬻



李公穀之孰旌李君吾尸祝之是歲之冬廣漢  
新奉守余侯至言聞而怛曰州有斯人而壅于  
上聞咎在予則以其事上于部使者轉運使趙  
公心說亟以聞宣抚使樞使王公炎又以聞後  
宣武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璠趙  
公不息又以聞

孝宗皇帝嘉之曰尔以布衣居于下土乃因年飢  
多所全活仁心義槩徹于所聞乃錫贊書官以  
九品時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也于是君之名  
一日布海內君既拜上恩則扁其堂曰義槩以

後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仲以奉大對剴切  
弟甲科佐著庭史成增秩復請于朝願移榮于  
君

太上皇欣然曰孫知尊祖秩之所嘉再贈承務郎  
然後里之眩惑者懜譁者息謳者默今年三月寅  
仲以書及圖抵予曰義槩之堂先祖名之未易作  
也重惟先志其可弗承茲堂其可弗築端策而  
勢得其地于先人敞序之側西山之趾蓋一再  
終乃克有就復閣其上扁以尊祖執事堂為賦  
詩今不為記其役以此誰諉則諾而書之其高



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之二閣以尊奉  
兩朝之贊書君像在焉群美之詩則刻石堂上  
慶元三年上巳日記

玉笥山重修颯馭廟記

惟恭元尊情下土鞠万生發育亨嘉罔有札瘥  
豐楙穎粟罔有指瘠怡愉泝熙罔有哀籲是  
惟皇七后帝之心然高居霄極下視豪端或  
闕兩間或壅聲聞則有伯強猖狂崇降威虐  
我民于是乎有疠疫之青虐鬼支初僭暘逆  
降我民于是乎有燬靈之青我民披肝為

紙滴淚到泉叫閤排雲將馬攸訴惟天一乃必  
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臨徹帝省挈携陰机籥勺  
民莫孰弄疾威朕閉睢盱孰膜孰墊孰噫孰  
欠孰遂厥醜聞而藥之膏之濯之淪而流之燔  
之收之駕彼飛龍乘彼白雲秉蠶旗提青萍  
揚訶百神詰誅万祲惠鮮我民會歸和平迪民  
之康樂帝之心惟大江之西吉之吉水出果北  
東六十里所鄉曰其鄉山曰玉笥廟曰颯馭者  
帝心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茲或曰西岳華山  
之神離宮也或曰吳史君雲儲之神受后帝第



土于茲山也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  
今日颯取自 皇朝之宣和 徽皇所賜也上  
沂章育下沿洪旆旋倪奔 農商禁 士夫欣  
相踵于塗胥會于祠彼以祈年此以祝釐弗捨  
弗營惟殖惟染祝史致告如鼓荅桴隄祀山則  
疵厲不作霖霖時叙婁豐孔碩潦及其壑火  
息風竄頻年泰和我民舞歌則相与視庙疏  
罅諏其坏墮 殿 室 像 服是建是築  
是葺是縮于瓦于木于堵于屋昔故今新今  
煥昔塵靡匪神我勤繫我荅神用水藉于我  
民其膏出于里之人其倡之者予友生鄉貢進士  
曾三異云慶元五年十月既望通議大夫寶文閣  
待 制致仕楊萬里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卷之三

天

...

...

...

...

...

...

...

...

...

...

...

...

...

...

...

...

